

tick,tick...boom!

王大米 王大米 2021-11-28
00:05

我好喜欢这部作品，从片名开始，从主人公说，他还有几天就要三十岁的时候。

电影看到快结束的时候，男友说，电影中那个音乐剧权威刚刚逝世，距离现在不到二十四个小时。

我更得抓紧写东西了。我看到主人公说，小时候，他和好友也想着，有一天能够被挖掘，去改变世界。长大后，好友去广告公司赚钱，对他说，我平平无奇，但你不是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乔纳森·拉森。我看到一个场景，在一个黑乎乎的公园里，主人公弹着他的钢琴，流泪，唱歌。

这就是音乐剧最吸引我的地方。雷同的故事和剧情，总在最黑暗的时刻说，看，还有光，一群演员唱着闪耀着光辉的和声。我每次都知道是这样的，还是会热泪盈眶。

总有事情让你觉得，也许，生活还是光亮的。翻译课老师布置这周准备策兰的《死亡赋格》。我写了一天的论文才想起来这回事，晚饭后趁着休息眼睛的空档走进图书馆放着文学类图书的“小黑屋”，拿出来一本蓝色精装本，17年出的书，封面上的《罂粟与记忆》中的“罂粟”已被磨掉一半。

我没有办法说我读《死亡赋格》时的震撼，我没有夸张的肢体动作，只是当时心底轻微咯噔一下。这种“可怕的美感”唤起了我对文字的感受。上一次有这样的感受还是那本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。

我最早看的还是北岛的译本，在网页上北岛无断句的节奏和文字间流露的一层一层的痛苦，给人以极大的冲击力。你会想说，怎么这么晚才看到，怎么这么晚才觉得现代诗那么美。我原是最爱古诗的，妹妹生日也借口送礼物买了宋词，到研究生一年级还不死心地读普希金。后来不知道怎么了，也许灰了心，也许要掩盖自己太拙劣的汉语，才每次都跟别人说，做诗歌研究太难了，我选择小说。后来完全不看了。

说话说不完整的时候，自己都没有底气。翻译课上，老师让一字一句地念自己翻译的小说，我越念越没有声音，说出口的那一刹那就知道那是不合适的语言，痛恨自己贫乏的词汇量和单薄的词句。

我在畏惧语词的同时，才开始知道它的魅力。今年的翻译课也许是我听过最有收获的课程了，它和我小时候学的语文课一样，教我闭上眼睛感受文字在身边流过，教我质疑语词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看到了我的贫乏和无知，每次上课我都“心如刀割”，我总说，好痛苦啊。回到宿舍又开始看纯粹的中文写作。

有时，感知美与崇高的时候，你会希望时间慢下来，有那么多事情想做，那么多东西想写，可是后面总有一个钟表在走动，tick,tick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。

更得抓紧了。